**國文學科中心高中高職寫作學習網站各校作品選登**

**民國102年元月份推薦作品**

**華僑高中100學年度花城文藝獎**

**小說組第三名**

**一年學班 石沛真**

**比翼鳥**

四處聲音極度喧雜。

車輛互相較勁的喇叭聲居高不下，好吵，好想睡。

下雨了嗎？為何臉頰和手背帶有潮濕感？

聽不見絲毫雨聲，但身體似乎躺在水裡。還有東西輕壓在他身上，不重，帶有溫度，感覺不排斥，反而挺依戀的。隱約間，他看見一個模糊不清的身影，想看清楚些但視線無法對焦。是個女孩子，手指輕觸到對方髮絲，長髮女孩，妳是誰？

啊，有個和妳一樣的長髮女孩，他突然想念她的笑容，不知怎的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「梁蕪，你到底要威脅同學幾次才行？學校可不是讓你這種混混討錢的處所，我們不收你這種學生！」一個年紀稍長的中年人拍案吼叫，聲音大到連隔壁隔壁隔壁的隔壁都聽得見。走廊擠滿了學生，全盯著導師室門口前的金髮男孩，四周靜然。

「你要退不退隨你，我也沒命令你把我留下，是你自己怕學校名聲敗壞才不敢行動不是嗎？你這樣當老師真沒威嚴。」用力甩開門走出，正好和大群人照面，所有人二話不說，溜了。不管身後是否有人叫他站住，直接豪邁往高三頂樓走去，這裡是校園內最安靜的地方，高三準備學測自然不會有太大噪音。他熱愛靜，因為孤寂包覆著寂靜，他似孤傲的鷹，所有動物對牠陌生且懼怕，牠身邊無人但不喊寂寞，因命運如此殘忍跟隨著，牠怒斥天命，可誰知？

點起一涼菸徐抽，涼菸適合女子，他只不過是打發空白時間，不特別愛牌子也不甚重要。煙圈圈住一小片藍天，藍被薰成灰白，就如同他的現在，狹小灰暗，沒有心的胸膛，就如同他的現在，狹小灰暗，空而虛的胸腔，能被菸所填滿，至少不再那麼空虛，幸好。他不愛吸菸，但需要菸它虛情假意的陪伴，上癮，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

因為太過安靜，腳步聲便顯得大，樓梯間的回音干擾到梁蕪發呆時的寧靜。這間學校有誰敢上來找我？他躲進牆角陰影下，如果是老師就藏，如果是學生就打，梁蕪踩熄煙頭忿恨地想。門開了，對方一進來便四處張望，他走到明顯光亮處，背對正豔陽高照的太陽。

「妳是誰，上來這裡做什麼？」他口氣不佳的質問她。

「那你是誰？」細細柔柔，是女孩子會羨慕的聲音，而且不嬌作不讓人感到厭煩。但梁蕪會是個例外，對於女孩子他總覺得煩躁，那些只會在男人懷裡輕輕細聲哀哀叫的傢伙，見一個就想打一個，眼前這個烏長秀髮，聲音柔嫩的女孩子，偏偏就是他最不喜歡的那種。

「我是梁蕪，妳不知道？」竟然有人不知道他？他以為他的不良名聲都傳到各家家長去了。

「我是昨天剛轉進學校的特教生，吳穆曦。現在還在熟悉環境。」她目不對焦朝著他的方向微笑，使梁蕪瞬間愣住。特教生，也就是「特別教育生」，想當然爾，他們和正常人有些不一般，但和資源班不同的是，他們的智能比常人高，這所學校就有特教班，雖然人數不多。

沒想到她竟是特教生，看起來好像也和他沒什麼兩樣，她是……？也許嗅到他的疑惑，女孩主動回答，「我是視障。」

吳穆曦，無法目視晨曦，命運性的名字似乎嘲諷著她，帶有烙印在心底的疼，他不自覺同情她，憐憫她那一片黑暗的雙眼，聲音也意外溫柔了幾個調，「想坐下來，需要我扶妳？」

「謝謝你，你真是個好人。」穆曦燦笑並露出她一口整齊白牙，他又再一次目瞪口呆，還丟臉的微啟唇齒。好人，從小到大有誰這麼說過我嗎……？所有人都只認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社會敗類吧。他自嘲地笑。

梁蕪輕扶她坐在靠牆的位置，自己從口袋抽出煙盒時，她緩緩摸索他那雙手的位置，握住，「我不喜歡菸味，可以別抽嗎？」他頂多驚訝個兩三秒，便把煙盒收了回去，穆曦卻依然握著毫不放開。

「妳的手。」他不甚耐煩，想把她的手甩開，力氣卻大的緊動也動不了，梁蕪怒視她斥吼，「還不放開妳的手！」

「梁蕪，你嚐盡寂寞。」不是疑問的肯定句，她直接了當像在陳述事實。她感覺得到，他身上帶著濃厚菸味，卻不見身旁有友人，說話經常透露出質問，但明明似乎是位勇敢之人，該毫不畏懼。那該多明顯，這人是多麼孤單，只是不願坦露自己的弱點罷了，她忍不住憐惜。

她在說什麼鬼話，他才不需要別人同情，這算什麼？是在鄙視他嗎？「不要說得自己很懂，妳又知道些什麼！」梁蕪反手捉住她的手腕，憤怒地似將其擰碎。

痛，極痛，但穆曦依舊望著他得方向微笑，「因為我自己也是。所有人都不願理我，照顧盲人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，家人為我蒼白了髮，親戚不肯支出多餘的金錢，同儕能避就避，有人照顧也是出於義務。曾經想過自己為何只能帶給他人麻煩，不存在是不是大家都能輕鬆點。」她看不見他，但能感受到有一股視線在自己身上沒有離去。她想像著他的樣子，應該是個有空洞卻溫柔雙眼的人吧！「其實仔細想想，存不存在根本不該由自己來介定，會孤單，是你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不需要他人而假造出來的藉口，想要擺脫只能靠自己，萎萎縮縮躲藏在這抱怨，命運是不會有所改變的。」。手腕上的力氣轉小，他聽懂了。

梁蕪慢慢放手，反覆咀嚼她的話，嘴角悲慘上揚。原來，始終自欺欺人的竟是自己。「我父母離婚，把我一人扔下，只因為我會是他們後半生的拖油瓶。靠著社會輔助金生活下去，討厭著這樣的自己便在外惹事生非，後來也膩了倦了不幹了。但人的刻板印象是很重的，因為有了前科便好像所有壞事一定得是我做的，解釋什麼也沒人願意相信，那算了，不說了。自己在別人眼裏是多麼惹人厭的存在自己也知道，所以乾脆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還比較快樂些。」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明白她會懂得，也只有她會懂。其實一直想著自己一人就夠，不過也許，他只是一直在等待，孤獨的。

「梁蕪，」穆曦的眼角閃著淚光，瞳孔泛溼，四周一片黑暗不見光明，她努力尋找他的雙手，將之放於闔閉的雙眸，「你和我都是存在的。」

梁蕪不知為何潛然淚下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兩人擁抱痛哭，不注意到，他的心防有道牆崩落了。他們只能盡力擁住對方，害怕失去。

不過也許，他只是一直在等待，有人願意真心對他說出那句話僅此而已，也許。

帶著全校驚恐的目光，梁蕪主動要求照顧穆曦在校活動，老師們也都一臉活像看見賓拉登的表情點頭答應。不會吧！那個惡名昭彰的梁蕪在友愛同學？全校師生轟動了。穆曦也在十分鐘內被所有人認識，每個人都對她真是同情同情再同情，何況這麼柔弱的女孩子要怎麼抵擋得住兇狠的梁蕪呀！

在校園鬧得沸沸揚揚時，梁蕪獨自到頂樓，吹吹風總比看那些聒噪的人們好的多。和以往同樣的位置，看著相同的方向，但似乎感覺和平常就是有一丁點的不同，因為現在多了穆曦。會不一樣的，他難得的笑。

她知道梁蕪待在那，熟悉的往他會在的地方走去，一路上並沒有什麼困難的阻礙，輕輕地打開鐵門，「梁蕪，你在嗎？」你在嗎？無人回應，但她聽見細微的呼吸聲，睡著了嗎？她稍微尋找了他的位置並小心翼翼在他身邊坐下，梁蕪似乎感覺右手邊有一絲溫暖，便朝右依附過去。穆曦偷偷地笑出聲，笑聲琅琅低巧，就像風一般。

她只是那樣坐著，一切都是平靜且安寧，對少有的幸福有些措手不及，卻仍緊捉住不放，她情不自禁地唱起歌，「流浪是牧羊人的方向，晴天陰天或是雨天，從不過問是誰的眼淚，流到最遠的地方……。（\*注）」梁蕪，你之前一直都在流浪，而現在依然還是嗎？不管他是醒是沉，她溫柔曰，「梁蕪，你聽過比翼鳥的傳說嗎？據說牠們在出生時就少了一隻翅膀和足，為了活下去，牠們尋找到另外一半，而讓生命都化為完整。我呢，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。」感覺到肩膀微傳顫抖，別怕，我會在的。

她說，她永遠都會在的。在穆曦開門瞬間他早已醒，感覺她在自己右手邊坐下，心底盪揚出一方柔軟，便自動自發依附過去，像隻撒嬌的貓。靜靜聽著她的歌聲，從來都是輕柔，這首歌他聽過，也明白她唱的是他，一個帶著淚的流浪牧羊人。之前他找不到路，那現在呢？他沒奢求過會有人一輩子陪著他，沒有人願意他自知之明。但她卻承諾她會一直都在，想哭但不敢，只有肩膀顫抖著。不想去思考什麼，只有他現在想相信的心是真的。

他決定為了她做些什麼。梁蕪從醫院裡走出，將一張薄紙小心拆成紙條狀放進皮夾夾層，總有一天能夠幫助到她的吧。這麼想著的自己心情前所未有的蔚藍，毫無雜質。

每天他們都會到頂樓休息聊天，梁蕪也真的一整天都照顧穆曦的生活，全校師生為梁蕪的改變賀喜，雖然除了穆曦以外他還是冷漠一視同仁，但誰都看得出他的眼神已從狠轉為柔，一群人簡直感動的想為穆曦上香拜拜了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　　這樣平安無事過了快一年，他以為他們可以一直如此，但不知為何，穆曦最近避他避得極為嚴重，頂樓不來也就算了，連讓他照顧都不肯，梁蕪控制不了自己的無名火對穆曦怒吼，「妳怎麼了？我有做錯什麼讓妳逃成這樣？」一出口他便後悔，對她生氣做什麼？難不成真的自大的以為她會在自己身邊一輩子不成？最近的靜謐打亂他的想法，對於近期貪戀而忘了原本自己的生活，是他太傻，又該怪誰。

　　她聽得出他的憤怒，不是不害怕，但她不能說，要不就失去保密的意義了，「梁蕪你沒做錯什麼，我最近只是有點忙無法陪你，再等我幾天就好，我快完成了。」她溫柔輕撫他的短髮，以往只要她如此梁蕪便會乖巧聽話。但現在失效了，他太不安，要是現在沒捉牢她，也許下一秒她會馬上消失，就像他爸媽一樣絕情。

　　「我可以幫妳，拜託。」少有的低聲下氣，不行，不能讓她離開他，他已經受不了一次一次的道別，梁蕪拉住她的右手緊抓不放。

　　「沒關係，乖乖等我好嗎？」 穆曦掙脫出他的套牢，微笑並轉身離開。她不是不明白梁蕪心裡的惶恐，一個受盡折磨的孩子心是很難痊癒的。但時間未到，有些事她想完成，只因為希望梁蕪能夠因此快樂，那便足夠。

　　啊，她走了。梁蕪想相信，相信只要再過一陣子她便會回來，照她所說的去等待。但相反的，他恐慌，擔心會不會她只是騙他便一去不回，棄他而不顧。他不知道，梁蕪愣在原地，不能思考。

　　沒有穆曦，他一時半刻無法習慣，不習慣沒有人安撫他的情緒，不習慣沒有人陪他在頂樓吃飯，不習慣在散步時沒有歌聲跟隨，他最不習慣，沒有她的存在。這幾天校園簡直進入低氣壓，沒有一個人看不出梁蕪的脾氣糟到不行，甚至比以前更差。所有人能逃多遠就逃多遠，梁蕪也不是不清楚，他一整天賴在頂樓上獨自抽著菸，多久沒抽了？好像是從穆曦說不喜歡菸的的味道時候……。重新拾回菸感，並沒帶給他多少安慰 ，一切沒有她，都淡然無味。

　　「穆曦，我會等妳。」我會等妳，請快點回來。話語飄入空中，依舊是靜。

　　星期天他在家無所事事，從那天起已經過了兩星期，穆曦還是沒有回來，這樣在家只是更沉悶，梁蕪決定一個人出去走走。沒有目的地，只是單純的散步，看看四周的店家，坐上不同的交通工具，能到哪裡就到哪裡。但他發現不管身在何處，現在只想狂奔到穆曦身邊，受不了如此空虛。他對她有著另類的愛，不同於一般世俗情愛，他只是對於她有著依賴感，如此而已。

　　誰知道光是想想，他竟然真的在一家手工藝品店裡看見了穆曦，下意識的躲進轉角，從一旁的小窗偷看內部情況，她剛好背對著他，雙手匆忙地來回穿梭，她的前方有個老婦人，雖然聽不見甚麼但似乎正在指導穆曦。極久沒看見她，她在內，他在外，隔著一道牆，梁蕪有些空蕩的心終於填注了些許溫暖，他在外面持續望著她。也不知過多久，她忽然狂喜的跳上跳下，甚至大力擁抱老婦人，一直都看在眼裡的他，也跟著笑出聲。只要她快樂就好。

　　穆曦愉快地拿著精美的小包裝走出店家，終於完成了，要不是自己是視障，姑姑根本不用花這麼多時間教她，沒關係，至少她做完了。推開那些擾人的想法，迫不及待的想見到梁蕪，站在馬路口等著到對面搭計程車到梁蕪家，希望他會喜歡，她高興到藏不住笑。聽見四周圍車道轉換的排氣管聲和突然移動的腳步聲，她快速但小心往對面走去，也許是太過想見到梁蕪，沒有注意到有一臺跑車快速朝自己開來，只在一瞬間聽見，

　　「不！穆曦！」

　　為何世界如此安靜呢？她倒在路上，不明所以。

　　他跟在她身後，她的腳步輕快，小心翼翼將包裝抱在懷裡。梁蕪只是這樣默默跟隨，不被她發現的送她回家。她從不用導盲犬，只因為他有極好的聽力，實驗下來也的確如此，但梁蕪還是經常偷尾隨穆曦，只是一種習慣。打算等她安全過完馬路就往回走，誰知道一臺跑車竟然闖了紅燈朝穆曦衝去。該死，她今天在發呆沒聽見排氣管聲嗎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梁蕪往她奔去，「不！穆曦！」他用力推開了她。

　　「碰……。」

　　為何世界如此吵雜呢？他躺在地上，不明所以。

　　身上傳來刺痛，大腿磨破了皮，穆曦吃力爬起，剛剛，她聽到梁蕪的喊叫，他在哪？「梁蕪，你在嗎？梁蕪，你在吧？回個聲好嗎？」她恨自己什麼都看不見，第一次感覺不到梁蕪令她驚恐，心慢慢冷卻虛無。穆曦跪在地上往來時方向爬去，溼溼的觸感席捲而來，她沾起一點，聞，濃濃血味撲鼻而來，是誰？會是誰？她的手指在附近到處探索，忽然間，接觸到的是手指頭的觸感，她仔細摸索著此人手掌的紋路。等等，不會的！前所未有的慌亂包覆住穆曦，手指，手腕，手臂，胸膛，脖子，下巴，臉頰，嘴唇，鼻子，眼睛，眉毛。四周的吵鬧聲她不想聽也不想管。突然間，好想念好想念學校頂樓，那個她和梁蕪都會在的地方。她輕拍此人的胸膛，說，「梁蕪，醒來，在水裡躺著會感冒的。」淚水控制不了的落下，梁蕪，我好害怕。

　　眼前的人是誰？身體多處疼痛，無法動彈，眼睛被液體給沾染模糊，但他聽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想要回應卻連抽動嘴角都刺痛。感覺有人從手指觸摸到他的臉，在確定什麼事的冷汗直流，那人掌心的汗水冰冰涼涼，在這痛覺痲痹的軀殼帶來些許安慰。等終於看清是誰，才發現到，是穆曦。別哭，我的心會痛，所以別再為我流淚好嗎？「穆曦……。」吃力的喊出她的名字，儘管是氣音。

　　她一顫，耳趕緊靠近他唇邊，努力想聽清他的一言一語。「我在聽，梁蕪。」她怕要是現在不聽清他的話語，未來將無限後悔，「皮包……是我給妳……的證明……在口袋。」

　　穆曦快速搜索他身上所有口袋，在左褲管摸到了一皮夾，她不懂，什麼證明？「是什麼證明？梁蕪，它在哪？」為什麼她什麼都看不見！她悲憤卻無處可宣洩，此刻，她是多麼需要雙眼。

　　「在放鈔票……的夾層……。先聽我說……謝謝，我的穆曦。」力氣彷彿終於被抽走，好累好想睡。

穆曦，很感謝妳，只少整個人生裡有妳的存在，它不再如此黑暗。他快樂嗎？當然，有人愛以及愛著人是非常幸福的事，他擁有她，那樣就夠了。他只希望他送給她的禮物她能喜歡，為了「它」和多年不見的爸媽見面，呵，早就不會難過了嗎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任何人，只有穆曦，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送給了她。

　　「等等，梁蕪！別睡！今天是你生日，我有織圍巾給你！」穆曦慌張地從包裝裡拿出一條水藍色長圍巾，最尾端還織上了「梁蕪」兩字，她激動地舉在他眼前，「快看，我織了好久，對不起之前冷落你，拜託別不理我，生日快樂！我們要一起去慶祝的，我沒有忘記你生日。所以快起來梁蕪，今天是你生日……快起來……。」好討厭，雨下個不停，這個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，她腦中一片空白，只能跪在梁蕪身旁持續唸著，「梁蕪，不要扔下我。」身邊的他已毫無反應，但和一般橫死人不同的是，他微笑著，一臉安祥樣，即便身上佈滿鮮血。

　　倒在血泊中的男孩，待在一旁淚下的女孩，四周沉默無語的群眾，沒有一人聽見，救護車由遠而近的悲鳴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　　站在他的靈堂前，女孩燦爛的對著照片男孩微笑，「梁蕪，我來看你了。今年還是織給你一條圍巾，別抱怨啦！我現在技術已經很好了！」想哭，但不能。因為今天可是梁蕪的生日，「過了這幾年，我已經漸漸適應，醫生也說我的適應能力不錯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。但就算看清這整個世界，最想見到的還是你，每年來看你的照片就會開始想，原來我認識一個這麼帥的男孩呀！」

　　看到他模樣的瞬間，熱淚盈框，終於見到他了。

　　永遠都忘不了當初在病房中醒來的空寂感，她聽不見屬於他的聲音，也許淚已流乾，在病房乾哭著。哭又有何用？已經沒有任何東西換得回梁蕪了。轉瞬間，她想起他的皮包以及他的話，她按下呼叫鈴，沒多久照顧穆曦的護士快速來到她床邊，「怎麼了？有不適感？」

　　「不是，我是想問當時我手上握的皮夾在哪？」

　　「我放在妳身邊的櫃子上，我幫妳拿。」護士親切的要將皮夾拿給她時，她搖頭。

　　「可以請你幫我打開皮夾鈔票的夾層嗎？我看不見，裡面應該留有什麼東西……。」是什麼？她莫名的慌張，心不自覺加快速度。

　　「我來幫妳看看！」在等待的時間感覺如此漫長，她能聽見微小的翻動聲，期盼又害怕攀附著她。接著，是護士的抽動聲，「妳就是穆曦嗎？」

　　她不懂為何護士聲音是驚恐的。「我是，那是什麼？梁蕪給了我什麼？」不要每個人說話都說一半好嗎？

　　「其實是梁蕪先生之前有道我們醫院申請捐贈器官的證明書，並註明贈給吳穆曦小姐，因為年紀很輕印象特別深刻。沒想到妳就是。」護士會心一笑並想著，她，一定是他極微重要之人吧。

　　他竟然要捐贈器官給我？她無法思考，梁蕪他……。「他是捐贈什麼器官給我？」其實，在心底深處早已知道答案，但腦中依然茫然。

　　「是眼角膜。梁蕪先生還留下一封信，妳要嗎？」再次淚如湧泉，穆曦抓起棉被掩住哭嚎。梁蕪，你太傻，怎有人能像你狠心捐出自己的一部份，但，謝謝，謝謝。「那封信我打算見到這世界面貌之後再看。請先幫我收著。」

　　梁蕪，我將不會棄你而去。

　　望向眼前的照片，穆曦溫柔地擦起灰塵，一直，都很感謝你，我的梁蕪。「生日快樂，我的梁蕪。」

　　就像他說的，他自私，自私的把自己留給了她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　　給我的穆曦，

　　不知道你看到這封信是何時，也不知那時我自己是怎麼死的，但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妳現在快樂嗎？請別為我的意外而難過，妳哭只會讓我更不好受。所以，答應我別再為了我掉淚，可以做到吧？

　　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夠給妳什麼，所以打算捐出自己的眼角膜，能夠讓妳看見光明，是我一個自私的願望。儘管那時我已不在。我最喜歡的就是妳的笑，連我這種人妳都能伸出手來，心裡真的有無盡感謝只是不知如何說出，原諒我不太會用言語表達。

　　但說真的，多少也有一點無助。

　　大概是太久沒和人相處了，所以一開始有些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，不過這樣的自己，依舊想盡自己所能的待你好，讓妳快樂。

　　還記得妳曾和我說過比翼鳥的傳說，也說了妳會陪伴在我身邊，也許妳認為我睡了但其實不然，我只是在一旁無聲地聽著。當時不知道能說些甚麼，只覺得那天的天空似乎看來特別明亮。所以在那時我做了個決定，過去到永恆都會如此，自己將會成為妳的雙眼為妳帶來光明，如同比翼鳥，不離彼此。

　　P.S 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梁蕪留。

\*注:此為FIR的「流浪者之歌」，在此註明。

**老師評語：**

故事以一位問題少年和視障少女主幹，寫他倆從相遇時防禦性的尖銳對話，到彼此卸下心防的相知相惜與相愛，故事最後急轉直下，有情人天人分隔，視障少女在男主角眼角膜的捐贈下，重見光明，寫竟了男主角死而不已的柔情呵護，頗為動人。

所以，故事的情節架構完整，深具張力，文字經營細膩成熟，人物的性格躍然呈現，並對時下年輕人內心的孤獨、徬徨有深刻的摹寫和關懷。唯小小美中不足處在於故事結局過於老套，女主角突然冷漠的理由交代得不夠具說服力，並建議可分章節、下小標來帶動故事的流動，會更有豐厚的韻味。